

迎着春光唱山歌

刘金年(陕西)

早春二月,“龙角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阳气自地底涌动而出,万物生机盎然。早春是在“野树花初发,空山独见时”的古诗吟唱中轻唤出来的,是在春姑娘羞答答地、轻快地、温柔地谱一曲冬与春季节更替的原创恋曲给大地而开始的,是在阳雀叫、快开园的茶山绿意律动中舒卷弥漫山间的。二月多芳草,家家春鸟鸣,预示一个祈福纳祥转运的日子到来了。

春天的脚步悄无声息如曼妙轻歌抚慰大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焕然一新的盎然生机,因疫情而产生的紧张、焦虑和恐惧被和煦柔风吹散,快乐的笑脸充满着新的希望。

每天上班都要从紫阳广场经过,早春的太阳温情地普照大地,将寒冬最后一丝寒意融消,漾开了人们脸上的笑意。一个春节都宅在家里防疫的山城人终于以迎着太阳的

姿态让身心尽情沐浴在阳光下,这般姿态一融入阳光,人就亮堂堂的、暖洋洋的,眼里看见的所有事物都是清新而又坚韧的了。

广场四周用警戒线围了起来,三个戴着红袖章的宣传员、劝导员坚守在那里。在疫情防控期间劝导那些爱凑热闹的人不要聚集。这是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这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理解并遵行的。

宣传员是个在社区工作的大叔,他手拉着音箱,不停歇地围着广场转悠,音箱里播放着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公告和科学健康的防疫知识,声音随风飘荡,如春鸟鸣翠,飞进千家万户,让人听了心里更增战胜病毒的底气和韧劲。

也许是从事宣传工作的原因,我对大叔多了一份关注。只见大叔转了一会儿,也许是转累了,站在广场没人的边缘停了下来,依着石栏,

望着远处的青山和绿水。太阳照在他脸上,泛着红光,脚边的音箱依旧在响。突然,他摘下口罩,对着江对面连绵群山吼起了民歌:“太阳出来耶嘣嘣哟嘣排排哟红哦——燕子出来哟嘣哟打蚊啰虫哦——嘣嘣哟嘣——”大叔的歌声高亢悠扬、余音不绝。听到他歌声的人也就一下子敞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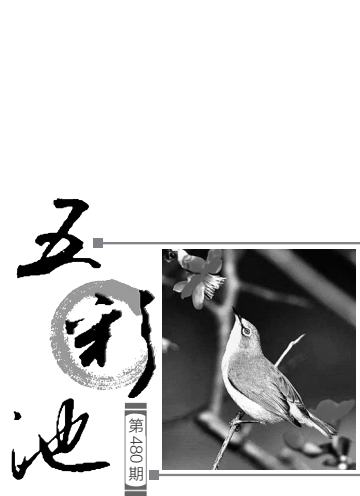
我走过去,保持距离,笑着说:“大叔的歌声很提气、很提劲!”他立即戴好口罩,手一摆,哈哈大笑:“跟老辈人学着唱的,瞎吼叫,莫见怪。这可恶的病毒让人年都过不安然。开春了,太阳出来了,好把该死的病毒全杀光!”

通过聊天,我了解到,大叔的儿子在镇上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阵地,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了,大叔牵挂着儿子。他的儿子也牵挂大叔,但最大的牵挂却是战胜疫情,希望人人都不再隔着

口罩说话。

我的家乡紫阳是民歌之乡。沐浴在阳光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不由得哼起了紫阳民歌《太阳出来似火烧》:“太阳哦出来耶像团火哦,晒得你把哪个草帽子拿去戴,叫它太阳来晒我。”

大叔听我哼歌,起了兴致,也说再唱一首《打起夯心欢喜》的民歌逗一逗:“打起夯,心欢喜哟,齐努力呀啊,打一的夯,吼一声啦——嗨呀嗨嗨哎嗨呀——打得那土光又平哪——嗨呀嗨呀嗨嗨呀——”这首歌是歌唱劳动场面的,劳作者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把土夯实。我想,大叔唱这首歌是有心的,是为众志成城决战疫情鼓劲的。只要凝心聚力、正确应对、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通往春天的路

敏子(四川)

出发前,你是否把我们的祝福和新诗都装进了你的行囊
随你一起去
点亮寒夜和疫情中的城市
温暖那些渴望拥抱春天的生命

化疗中的父亲忍住疼痛不再发声
只为让你轻装上阵
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叮咛都比不上你争分夺秒从死神手中抢回的生命

新型冠状病毒大猖狂
封住了我们通向春天的路
也让你用尽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可却丝毫阻挡不了你请战的决心

跟随钟南山院士的脚步
你头也没回
坚毅地走向了黎明前的黑暗
把家乡父老对你的牵挂
留在了除夕的风中

从此,我们只能在寂寥沉重的夜晚
一次次翻看你偶尔发回的視頻
直视着你被面罩勒出的印迹
和被汗水浸泡的褶皱
母亲总是仰望著夜空默默流泪

父亲却说,那是通往春天的路
他说他相信汗水浸泡的奉献
和高温淬火的意志
一定会拔掉那些有毒的花苞
洗净阴暗的天空
让春天回归温暖明媚

有人说你在逆行
可这一刻我多想飞到你身边
随你一起奔忙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让希望的春风融化冰雪抚平伤痛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勇敢无畏的“逆行者”
待到春天又吐露芬芳绽放笑容时
我们迎你回家

非常时期我心祈祷

焦玲(四川)

夜里梦中都是疫情
眼里常常含着泪水
心心念念祈祷平安
时时刻刻盼击退病毒

期望管理者事无巨细
深思当下做好调配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为阻击疫情打开新局面

祈祷医务人员保护好自己
发挥优势救治病患
摸索经验仁心解码
打开攻克病毒的突破口

希望警方和社区工作者
坚守一线时做好防护
心平气和传递爱心
劝导中换位思考勿动怒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决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考量着人心考验着毅力
惟万众一心方能打赢

非常时期我心祈祷
祈祷人人安好
祈祷世界和平
祈祷人心和合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古镇上的“豆腐西施”

赵平(四川)

那天,镇子周边的山野田间飘起薄薄的雾,天空也有些阴沉。游历千年古镇,这样的天气倒也很是应景。

走过古色古香的老街,镇边桥头的貔貅石雕旁,就是那家我熟悉的豆腐店了。每次到古镇来,我都会去这家豆腐店买上几斤豆腐包子。细想起来,近些年几次来古镇,大概都和这儿的豆腐有些关系吧。

古镇豆腐名气很大,堪称一绝。也许是这里的水质好,工艺精,老街上经营豆腐的作坊、烹饪豆腐的餐馆一家挨一家,刚点成的豆腐就摊在大簸箕上,摆在老街两边小店前,一方一方白莹莹、厚笃笃,看着就喜人。经过老餐馆里那些能干的厨师之手,麻辣鲜香的红烧豆腐、味道鲜美的豆腐包子,香气四溢,让人垂涎不已。中午,我和同行几位朋友就在一家餐馆点了熊掌豆腐、麻辣豆腐、豆腐包子,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

可不要望文生义,以为豆腐包子就是豆腐作馅上笼蒸成的面食。这豆腐包子是古镇独有的特色美食,有些类似川菜中的“口袋豆腐”,是将细白嫩绵的豆腐切成小块长方条,正中划上个口子,塞入调好的肉馅,再均匀裹上一层当地出产的红苕粉,最后下油锅煎炸定型。当然,这还只是半成品,你得备齐姜蒜泡椒、郫县豆瓣等等作料,按照家常红烧的做法烹制一番,才能品尝到豆腐包子独有的风味。

老街豆腐店的主人是位三十来岁的大姐,一头黑亮的长发随意绾扎在脑后,腰间的蜡染碎花围裙显出窈窕的身段,还隔着一段距离就笑嘻嘻地向我们打招呼,叫人立马生出几分好感来。前次来古镇,同行的朋友私下里称大姐“豆腐西施”,不过,她可不像

鲁迅先生笔下的“豆腐西施”杨二嫂,这位大姐说话做事干脆利落、泼辣爽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走拢小店门前,大姐正在油锅边上手脚麻利地炸着豆腐包子,阵阵缭绕的青烟让她姣好的面容若隐若现,像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大姐一边和我们摆起龙门阵,一边手脚不停围着油锅打转。油锅前面的桌子上是几个铮亮的金属大盘,盘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填满肉馅还未下锅的白生生的豆腐块,黄澄澄油亮亮已经起锅的豆腐包子,像极了刚从牌盒子里倒出来正要开打的麻将,配上旁边淡黄色的豆腐干、鲜红瓶盖下红油浸泡的豆腐乳,那颜色搭配得煞是好看。

朋友被桌上一包包色泽淡黄、形状均匀的豆腐干吸引住了。

“大姐,我尝一块要得不?”

“咋要不得呢,不关事啥。”大姐快人快语,一边用漏勺捞起油锅里的豆腐块沥油,顺手又递过来一袋抽了真空的豆腐干——“不好意思哦,开了袋子的都卖完了,我手上不空,你们自己随便尝。”

古镇豆腐干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美味。古镇豆腐好,豆腐干自然也就精彩,不咸不淡,醇香细韧,越嚼越香,硬是吃了一块就想二块,其他古镇上的豆腐干是很难找到这种口感的。

我们撕开袋子,七手八脚拈起豆腐干来细细品尝,大伙儿啧啧有声,都竖起大拇指直叫好。隔着锅台,大姐望着我们笑出了声,那从心底发出的掩不住的快乐,像冬日里吹来了和煦的春风。

这一次,我又在大姐店里买了几包豆腐干和满满一盒豆腐包子,我想,我这是把古镇的千年滋味都带回家了吧。

故乡是心头的一点朱砂痣

严梓尹(江苏)

木心先生在《晚祷文》中写道:“一种景色,联想不起另一种景色,才是值得眷眄的景色。”

整个世界的起起伏伏映在瞳仁里,不过是一瞬间的闪烁,那值得眷眄的景色唯有故乡。

故乡是心头的那点朱砂痣,总叫人惦念。

身在故乡时,我们总惦念着离去。也许人在自身生命的某个阶段会顺应并向往远方的呼唤,饱满的生命力渴望向外奔突,去寻找另一条河道,确定生命的新流向。

于是我们远走他乡,来到心中那如同城堡一样的城市。光怪陆离、灯红酒绿,城市的黑夜仿佛是个另一个白天,刚开始是照亮我们认知中的黑夜,后来则感到日夜混淆的不适。

心头的那一点朱砂痣又叫人惦念起来了,只觉得城市里直入云霄的高楼大厦宛如笔直耸立的水泥森林,夜空在灯光的照映下微微有些惨白的亮灰,没有星星,只有月亮——不如故乡的圆,不如故乡的亮。

故乡是什么不圆,哪是什么不亮,不过是不如故乡。

在外的日子愈长,就愈是惦

念着那一点朱砂痣。诗人余光中将乡愁比作一张邮票、一湾浅浅的海峡,我更愿它是一幅底色鲜明的油画,巨大的色块堆积起赤橙黄绿的心事,在淡薄的悲伤基调中晕成不可辨识的灰灰色。

我们曾单纯地认为,故乡可同过往的美好一起,如搁置在木质抽屉里的老照片,若非年华老去,都不会轻易去碰触。可是,当我们以一种踉跄的姿态在熙攘的陌生市井里探寻时,当我们又看春日芳菲,等新月变圆时,心头,有惦念。

诗人陈先发在《狂飙》一诗中写道:“我有着命中注定的羽毛,我不懂飞翔,但天空等我已久。”寥寥笔墨鼓舞着我们向天飞去。殊不知,我们的耳朵早已习惯了乡音,身上带着故土的气息,那点朱砂痣,一直在,也许我们已习惯到分不清那是惦念着离去还是归来。

故乡之于我们,是胶片拍摄的雾感长镜头,是娓娓道来的纪实文学,是人生四季中五彩斑斓、生意盎然的春。

对了,故乡是一点朱砂痣,珍藏心头,摩挲百遍,总叫人惦念。

放风筝

涂启智(广东)

南国春早。

深圳这个“花园城市”着实名不虚传——考虑到此时公园游人较少。公园里,红红的灯笼依然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只是园内比较冷清,游客确实不多。大概大家这段时间都宅得太久,出来都是兴高采烈的。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然而放飞心情的愉悦从眼角眉梢里

展露无遗。我们在公园入口处挑选了一个老鹰风筝,一鸣兴奋地抱在怀中欢快地向山顶奔跑,我们大步流星紧随其后。到山顶时,已有几个孩子与成人在宽阔的平台上放风筝。那些风筝在天空中平静、悠闲地飞翔,令人神往,引人遐思——不管什么病毒什么灾害,都无法阻挡人们对于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其实,我们都从未放过风筝,只是多次观赏别人放风筝,今天可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近距离观察其他人如何放风筝之后,岳父和我先行“下水”试验。岳父手握线轮,我右手拿着风筝、左手提线,当一阵风吹过,我逆风小跑,一边放飞风筝,一边将线从左手过渡到右手送出去……开始几次,风筝飞到一两层楼高时眼看就要平稳上升,却突然一头扎下来或者匍匐落地。请教旁边有经验的朋友,他们告诉我,

隔空也温暖

胡萍(湖北)

人通过视频,举办了一个只有5分钟的隔空婚礼。

“无论贫穷或富贵,健康或疾病,你都将关心她、呵护她、珍惜她、保护她、理解她、尊重她、爱她一生一世,你愿意吗?”充当司仪的同事刚念完这段结婚誓词,视频头头的秦鸾山马上笑逐颜开地大声喊道:“我愿意!”而视频这头,身着粉红色护士服,戴着头套和口罩的王玥玲也含情脉脉地说:“我愿意。”

没有亲朋满座,没有鲜花酒席,也没有耀眼光戒,但是这场婚礼很特别也很有意义。疫情还没结束,我宅在家里,每天通过手机、电视关注

风筝放飞以后,要边抖动边放线,或者说边收边放,这样风筝才能凭借风力持续上升。按照“老师”的指点操作,我们的老鹰果然振翅高飞。当线轮缠线全部放完,它已经飞到二三十米高度,我们全都伸长脖子仰望天空,感觉天好蓝,空气好新鲜。

接下来,我握紧线轮,岳父放风筝。平素不苟言笑的岳父现在满脸笑容,他年近七旬,满头银发,然而却像我先前一样迎风奔跑,就像一个顽童。我突然心生感动:对于普通人来说,美好生活同样伸手可及,有时只是需要一个小小的道具。

尔后是我女儿与一鸣轮流放风筝。女儿只经历一次失败就将风筝顺利送上蓝天,而一鸣也最终在我女儿的帮助下实现放飞风筝的愿望。最后,风筝在我们一家六口人手中传递,从岳父到岳母,从妻子和我,再到女儿及一鸣,仿佛祖孙三代依次放飞梦想……

疫情变化。在这非常时刻,一切聚会、外出活动都被取消了。这天,我所在的市作家协会微信群有人发出倡议,为抗“疫”募捐。我立刻捐了二百元,群友们也踊跃捐款,我一百我二百,很快就捐了一万多元钱。在这次募捐活动中,群友们都没见面,大家隔空捐款,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心意。面对面交流固然情意浓,隔空对话也很美。疫情阻挡了人们出行的脚步,但阻挡不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心灵上的朋友隔空相见,互诉衷肠,互相温暖,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